

教育学



■ 主 编 赵鹤龄 姜君

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

教 育 学

主编 赵鹤龄 姜 君

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教育学/赵鹤龄,姜君主编. —哈尔滨: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2001.7

ISBN 7-81073-187-4

I.教… II.①赵… ②姜… III.教育学 IV.G4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48778号

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哈尔滨市南通大街145号 哈工程大学11号楼
发行部电话:(0451)82649328 邮编:150001
新华书店经销
黑龙江省教育厅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mm×1 092mm 1/16 印张 17.75 字数 340 千字

2001年8月第1版 2003年9月第2次印刷

印数:3 001~6 000册

定价:20.00元

前 言

这是一本实验教材。1993 年哈尔滨师范大学提出对高等师范院校共同课进行改革研究,是年我们接受了教育学课程与教学改革的任务,随即成立了课题研究小组,开展教学改革实验,并组织编写实验教材。1996 年列入了黑龙江省教委高等学校面向 21 世纪课程与教材改革研究课题。

1993 年开展改革实验时,主要考虑了以下原因:根据有关资料反映,在全国高师院校共同课教学中,最不受欢迎的课有两种,其中之一就是教育学课。相当一部分学生反映课程内容陈旧,尤其对“条条”充斥全书感到厌倦,对“满堂灌”式的教学方法感到不满。教师对上共同课也感到很苦、很累,对上好课缺乏信心。因此,改革共同课教育学的课程内容与方法已经到了非进行不可的时候了。

针对上述情况,课题组确定了两个目标:一是让学生扎扎实实地学好当代教育学知识和对教育现象进行正确观察与思考的方法,并让学生学得主动、活泼;二是让教师的教学胜任愉快。措施也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是改革教育学的内容,做法是吸收新的研究成果,反映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新情况,改变问题阐述的角度和方法,编写更适于学生学习的新教材;其次是改革教学法,做法是开展单元教学(每个单元由学生自学、学生讨论、教师讲授与辅导答疑、学生实践调查、学生练习五种教学活动组成),务期改变教师讲,学生听,呆板、单调的学习方式。上述确定的目标和措施,并不意味着教和学可以简单从事,恰恰相反,它要求学生要更主动地参加学习活动,教师则要更多地去思考如何让学生通过多种形式的教学活动学习教育学。实践证明,仅仅是教师讲、学生听的教学是形式上最简单的教学,但也是师生双方精神上最感疲惫的教学。而让学生通过多种形式、多种活动学习教育学,虽然在教学安排上要复杂一些,但是师生精神上能够不受压抑,学生能生动活泼地学习且有收获。

现在的这本实验教材就是在上述背景下完成的。最初的书稿完成于 1995 年,到目前已经试用了五年,其中作了三次比较大的修订。这本教材的主要特点是:强调基本理论阐述,因此这本教材把教育学定位为理论学科;强调各章节要反映国内外最新学术成果,并作出新的概括和阐述。不在篇目、篇名上作所谓“构造逻辑体系”的“游戏”;强调理论和事实阐述的准确、精炼,摒弃繁琐、空疏的所谓“论证”;强调教材的特点,尽可能给学生学习以指导,给教师教学留下发挥的余地。

当然，这本教材还不能说很完善，仍然需要作出修订。在完成过程中曾参阅了大量的书刊资料，此处谨向作者表示感谢。

完成此书稿研究写作的作者情况如下：

赵鹤龄（第一章、第二章、第六章、第十一章）；姜君（第三章的一部分、第四章、第十二章）；尚致远（第三章的一部分）；阎长生（第五章）；王冬艳（第七章）；柏丽华（第八章）；陈桂香（第九章）；杨春梅（第十章）；杨丽（第十三章）；王凤秋（第十四章）。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教育学的对象、性质与功能	2
第二节 教育学的发展历史	7
第三节 教育学的研究方法与学习方法	11
第二章 教育的历史	20
第一节 教育的起源	21
第二节 教育的发展	25
第三节 世界教育发展及其趋势	30
第三章 教育与社会	36
第一节 教育与经济	37
第二节 教育与政治	41
第三节 教育与文化	47
第四节 教育与科技	52
第四章 教育与人的发展	60
第一节 人的发展的概述	61
第二节 教育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	66
第三节 儿童身心发展的年龄特征和教育	69
第五章 教师与学生	76
第一节 教师	77
第二节 学生	83
第三节 教师与学生的关系	87
第六章 教育目的	94
第一节 教育目的概述	95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	100
第三节 我国教育目的	104
第四节 素质教育	107
第七章 教育制度	113
第一节 我国现代教育制度	114
第二节 外国现代教育制度	120
第三节 教育制度改革趋势	128

第八章 教育立法	140
第一节 教育立法概述	141
第二节 国外教育立法简介	144
第三节 中国教育立法	147
第四节 我国的教育法律规范	149
第九章 学校德育	157
第一节 德育的原理	158
第二节 当前我国学校德育理论与实践探索	167
第十章 学校美育、体育与卫生	174
第一节 学校美育	175
第二节 学校体育	185
第三节 学校卫生	191
第十一章 中等职业技术教育	196
第一节 中等职业技术教育任务	197
第二节 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教学	200
第三节 职业道德教育	203
第四节 学生择业指导	206
第十二章 课程	210
第一节 课程概述	211
第二节 我国中小学的课程计划、课程标准及教科书	219
第三节 我国中小学课程改革	223
第十三章 教学	233
第一节 教学原理	234
第二节 教学实践	243
第三节 新世纪中小学教学改革的特点与趋势	254
第十四章 学校管理	262
第一节 学校管理理论的发展	263
第二节 学校管理过程论	267
第三节 学校管理体制	271

第一章 绪 论

【教学目的】

每门课程的绪论，都是该课程的统领性内容，需要对这门课程的研究对象、学科性质、研究方法等内容作出阐述。由于教育学目前在这些问题上尚有争议，因此，本章内容在于让学生了解这些问题，引导学生思考这些问题，借此培养思考教育理论问题的兴趣和能力，并注意让他们形成比较正确的观点，要让学生认识到这些内容是关于教育学的元理论，需要认真学习。

【学习目标】

I 概念

1. 教育学
2. 中外历史上的教育家及其代表作
3. 教育学的研究方法

II 基础知识

1. 教育学的研究对象
2. 教育学的性质
3. 教育的功能
4. 教育学的发展历史阶段
5. 史料处理工作
6. 调查研究法的种类
7. 教育实验设计类型

III 问题与原理

1. 如何正确理解教育学的有用性？
2. 为什么说教育学还有存在的必要？
3. 如何学习教育学？

【教学与建议】

1. 学生自读，完成学习目标 I、II；
2. 组织学生讨论或复述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学科性质和功能问题学术观

点和争论:

3. 组织学生座谈: 如何学好共同课教育学。

第一节 教育学的对象、性质与功能

一、教育学定义

什么是教育学? 对这个问题, 迄今为止人们还没有统一的认识, 例如: 前苏联的皮斯库诺夫认为: “教育学是关于专门组织的、有目的的和系统的培养人的活动的科学。”^① 美国的亨德森认为: “教育学通常被理解为教的科学和艺术。”^② 日本的田浦武雄认为: “对教育进行学术性研究并综合成一个理论体系, 这就是教育学。”^③ 我国出版的各种版本的《教育学》, 关于教育学的定义大同小异, 比较典型的定义是: “教育学是研究人类社会所特有的教育现象(活动)及其规律性的一门科学。”^④

也许有人问, 教育学的定义为什么不统一? 对此我们的解释是: 一门学科的定义不统一, 不仅仅教育学是这样, 还有一些学科也是这样, 如心理学、社会学等等。所以如此, 也许是这门学科有了发展和变化, 也许是这门学科尚不成熟。但对教育学定义不统一问题来说, 更重要的恐怕还是人们对教育学的一些基本问题所持有的观点不同。我们这里把教育学定义为: 教育学是一般性地研究学校教育现象的综合理论学科。为了正确理解这个定义, 就必须对教育学的对象、性质、功能和研究方法作出深入探讨。

二、教育学的对象

任何一门学科, 都有自己专门的研究对象, 比如: 物理学的研究对象是物质运动规律; 化学的研究对象是物质的构成、性质及其变化规律; 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的社会生活及其发展规律; 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心理现象及规律, 等等。教育学作为一门学科, 当然也有自己的研究对象, 如果研究对象不明确, 就要影响教育学发展。但是, 恰恰在这个问题上需要很好研究, 比如, 我国一些教育学教材把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定义为“教育现象及其规律”, 就值得商榷。显然, 这种定义是套用“甲科学的对象是甲现象及其规律”模式而来

① 翟葆奎, 教育与教育学·教育学文集, 第1卷,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3, 第308页

② 同上, 第295页

③ 同上, 第320页

④ 刘景波, 中等教育, 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 1991, 第1页

的,这种“万能”的模式用到教育学对象的定义上未必合适。

第一,教育这个概念,它的含义很广,比如: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学校教育,这都是人们常用的概念。如果笼统地说:研究教育现象及其规律,就等于说,研究一切教育现象及其规律。事实上,高等师范学校的教育学教材大多倾向于研究学校教育,并不包括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在学校教育中,又分作高等学校教育、中等学校教育、初等学校教育。教育学又不是只研究它们其中的一种教育,而是一般性地研究学校教育。

第二,研究教育现象(包括研究学校教育现象)的学科并不是只有一门学科,比如:教育史学、教育哲学、教育经济学、教育法学、教育管理学、课程论等等,因此不能笼统地说教育学是研究教育现象。教育学与这些学科相比较,它不是研究教育现象的某一方面,而是综合地研究学校教育的学科。

第三,对“研究教育现象及其规律性”这句话,可以有多种解释,但最通常的、也是最合乎逻辑的解释恐怕是:通过对教育现象的研究,来揭示教育规律。这等于说教育学的对象就是研究教育规律,这与教育学的实际情况是相矛盾的:现有的教育学(各种各样版本的教育学)都不仅仅限于研究教育规律,而且还要研究教育的价值、教育的目的、教育的原则和策略等等。因此,把教育学的对象定义为“研究教育现象及其规律性”,不是准确的。

通过以上简要分析,我们认为把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应该限定为研究学校教育现象,作为一门学科,教育学则应是“一般性地研究学校教育现象的综合理论学科。”

三、教育学的性质

在上述教育学的定义中我们规定了教育学是“理论学科”,这是关于教育学的性质问题,需要作专门的说明。

在教育学的性质问题上,我国的研究者常常在“教育学是理论学科,还是应用学科”问题上开展讨论。但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的问题远远要比这种争论复杂。我国几十年来出版的《教育学》(包括译著),大约有以下几种情况。

行政教育学 这是一种教育行政官员的教育学。我国各级各类学校几乎都是公办学校(虽然近几年出现了少量的私立学校,但在我国学校系统中,还没有真正的地位可言),这些学校从办学思想到校长的任命、教师的聘用、学校设备的添置、课程的设置等等,无一不是由政府来决定,学校校长的惟一职责,就是按行政长官的意志和指示把事办好。行政官员可以理会、也可以不理睬教育学理论研究者的意见,但理论研究者却被要求按行政官员的意志去从事科研。最典型的研究结果,就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国编写的教育学教材。这种教育学的编写目的和任务,主要是解释和论证政府机关各项政策和方针,后来人们讥讽这种教育学是“政策汇编”。因此,尽管并无行政教育学之名,

但却有行政教育学之实。

艺徒教育学 这是种教师实践中的教育学。在现实中，从未受过教学技能训练、没有学习任何教育理论的教师也可以工作，他的技能从哪里来的？可能不外乎两种情况：一是来源于学生时代教师留给他的印象；二是看看别的教师是怎样干的。这些行为看起来好像是无意识的，但作用却大得很。通过教师之间有意识地交流教育技能、经验和习惯，就使得一定时期学校的教育工作保持了一种稳定式样。在现代，这种师徒授艺的有意识成分增加了，例如：有组织的教学观摩、教育参观和教育经验宣传等等，我们暂且称这种教育学为艺徒教育学。这种教育学常常是实践工作的真正指导者，但是规范和规则性的东西多，理论层次低，经验主义味道十足。前苏联凯洛夫的《教育学》和我国某些教育学著作都不同程度上存在这种倾向，人们常把这些著作称之为“工作手册”。但艺徒教育学存在的基本形式是教师之间有形和无形的经验传播和模仿。

哲学教育学 这是一种学者的教育学。一些学者对教育现象很感兴趣，他们试图从更广阔的视角（哲学、历史学、社会学、伦理学）对教育这种人类现象作出理性的解释。例如：赫尔巴特、福禄贝尔、斯宾塞，等等，他们的理论都是这种性质的教育学。但是，一些研究者认为这样的研究及其成果，不足以使教育学成为一门科学，因此贬义地称它们为“思辨的教育学”。实践中，广大教师很少自觉地学习和掌握他们的理论，甚至不了解。尽管这样，学者们的思想和理论对实践的影响仍然是很深刻的，这种影响要归功于后来教育家和少数精英教师的开发和传播。

科学教育学 这是那些具有浓厚的自然科学研究倾向的科学家（主要是心理学家）提倡的教育学。大约在 19 世纪末，一批对哲学教育学不满的心理学家、教育家，认为必须采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实验、测量、统计、调查等）来研究教育现象，揭示教育的规律，构造像物理科学那样没有价值观念影响的教育学，并使教育学成为科学。例如，法国的比奈，德国的艾宾浩斯、梅伊曼、拉伊，美国的赖斯、霍尔、斯金纳等人，他们都持有这种主张，并曾掀起“实验教育学”运动。但由于教育的复杂性以及他们所持有的“纯客观”研究倾向和从心理学推论教育理论的不当做法，使他们这种“科学教育学”（education as science）并没有获得预期的成功。

应用教育学 当代一些心理学和社会学研究背景很深的教育家主张教育学应该是一种应用科学，这种应用科学，是指有相应的理论科学为基础的科学，犹如工程学之于理论物理学和化学，医学之于生物学和解剖学。不是通常说能用来解决实际问题（有实际用处）就是应用科学那种理解（其实这是对应用科学概念的误用）。说教育学是一种应用科学的人认为，心理学和社会学是教育学的基础理论学科，教育学则是对它们的一种应用，其任务是在心理学和社会学研究的基础上，对教育活动提出有可靠理论根据的原则、规则、策略等等。

因此,他们把心理学等学科称作描述性学科,而把教育学称作规范性学科。美国现代教育学家布鲁纳的《教育过程》、《教学论发展》是这种主张的代表作。但这种教育学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比如:心理学、社会学这样的理论很难解决教育学中关于教育价值、教育目的等类问题。

综合教育学 综合教育学是当代一些教育学者正在追求和倡导的教育学,例如:日本的田浦武雄在《教育学大事典》里提出要“构筑教育学的综合体系”^①;我国的研究者也提出“教育学理论从本质上属于综合性理论”^②等等。

综合的教育学的“综合”,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实现多学科研究的综合。教育学在近一百年的发展中,已经分化成众多学科,成为一个庞大的教育科学体系,比如:教育哲学、教育政治学、教育经济学、教育心理学、教育管理学、教育法学以及各级各类学校教育学和各科教育学等等,分化的结果,不等于可以取消教育学,教育学仍然可以作为一般地研究学校教育现象的学科存在。但是,需要对其他学科的研究作出整体性的综合性的反映,以此提高教育学的科学性和丰富性。

第二,实现多种教育学研究的综合。教育学的发展过程表现出了多种形态和取向,比如:前文提到的行政教育学、艺徒教育学、哲学教育学、科学教育学、应用教育学等等,每一种教育学都有它存在的理由和局限性。现在需要的是对这些教育学研究取向作出综合,吸取其合理成分和可靠性比较大的研究成果,以构造综合的教育学。

第三,实现研究方法的综合。在教育学发展中,教育学的研究方法也获得了发展。早期的教育学偏重用哲学思辨的方法作研究:科学教育学、应用教育学偏重用实验的方法、统计的方法、测量的方法、调查的方法研究教育学;行政教育学、艺徒教育学偏重用经验总结的方法研究教育学。综合教育学要求综合运用这些教育研究方法,即把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结合起来,把哲学方法、历史方法、人类学方法、实验方法、调查统计方法综合使用,使教育学尽快成为成熟的科学。

第四,吸收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当代哲学、历史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研究发展很迅速,它们都是与教育学研究密切相关的学科,吸收它们的研究成果,也是构建综合教育学的任务。

综合不是堆积,而是对各式各样研究成果的鉴别、选择、融会贯通和概括,因此形成的教育学必然是“理论教育学”。综合也不是固守,而是再创新,因此综合的教育学必然是体现教育科学研究新水平的教育学。

但是,这种综合的、理论的教育学从道理上说容易,实践起来却不容易,

① 瞿葆奎. 教育与教育学·教育学文集. 第1卷.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3. 第333页

② 瞿葆奎. 教育与教育学·教育学文集. 第1卷.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3. 第360页

因此,我们尚未见到令人满意的“综合教育学”的出现。也许这种教育学也不会一下子就产生出来,需要有一个探索过程,我们这本教材就是要作这种探索,虽然是初步的,但我们相信这是一种值得努力且符合高等师范院校需要的研究方向。

四、教育学的功能

学习教育学这门课程有什么用?人们对此体会是不同的。我们认为这要由教育学的功能来决定。一般来说,教育学的功能主要有两个方面,这两方面功能与教育学的性质密切相关。

(一) 认识教育现象

教育学是几个世纪以来人们在努力探索学校教育现象奥秘的过程中积累起来的知识体系,是一种对学校教育现象的系统认识。这种系统认识是任何一个个体仅凭自己的经验都不可能达到的。通过学习教育学这门课程,可以获得超过个体教育经验的认识,使其对教育现象的认识达到一定高度。教育学理论是教育行政人员、教师的思想武器,如果想深刻地理解自己所从事的工作,而不是表面的、常识性的了解,如果想使自己的教育行为更富有理性、自主性和批判性,而不是盲目的随波逐流,就必须学习教育学课程,提高自己的教育学知识修养。可以说,从事教育工作而没有教育学理论知识,他的知识修养就是不完备的,也难以有大的作为,至少对未来的教育工作者来说是这样。

教育学还是学习教育科学各门学科的基础,系统地学习教育科学一般都要首先学好教育学。这是因为,教育学具有综合性性质,学习了教育学,对其他各门学科的基本内容都能有所了解。比如,我们将要学习的教育学内容,除了本章绪论外,还有教育的历史、教育与社会、教育与儿童、教育目的、教育制度、教育立法、教师与学生、教学、课程、德育、学校美育与体育工作、职业技术教育、学校管理等。显然,这些内容为进一步学习中外教育史学、教育哲学、教育社会学、教育心理学、教育管理学、教育法学、教学理论、德育理论、美育理论等学科奠定了基础,这也是教育学这门学科的认识功能之一。

(二) 指导教育实践

教育学不仅可以满足人们对学校教育现象的认识需要,还可以对人们从事的教育实践工作提供指导,这是教育学的又一方面功能。

教育学应该并且也可以指导实践,从理论上说是毫无疑义的。因为理论从根本上说都是来源于实践,也必然能够指导实践。“脱离实际的理论”确实是存在的,但是应该有特定的含义,比如,那些过时的理论,或者没有正确的反映实践的理论,才可以说是脱离实践的理论,否则不宜笼统地说“理论脱离实践”。

我国的教育理论和实践工作者,对教育学的抱怨情绪很强烈,认为太玄(离

实践太远),或者认为太琐碎(“条条”多),我们认为,这种抱怨是有道理的,但在以下两个方面应该有正确的认识。

其一,我国的各种版本的教育学著作确实不同程度上存在理论脱离实践问题,例如,那些在“极左”背景下提出的口号、政策、理论,依然没有得到纠正和清理,没有摆脱前苏联教育学的思维模式等等,这就必然给人一种脱离实践的感受。因此,教育学研究应该努力改变这种倾向,努力反映当代教育研究新成果,努力实现我国教育学的科学化。

其二,教育学是一门理论学科,它是关于学校教育的思想、原则和策略的体系,它能给人们提供的帮助有三个层次:总体上认识学校教育现象及其规律;认识某一方面教育现象及其规律;对某一类教育问题提出解决的原则和策略。因此,无论从哪个层次上讲,教育学都不是告诉人们遇到问题时解决它们的具体措施、办法是什么,它只是引导人们在更广阔、更深刻的层次上思考面临的问题,或者为寻找解决教育问题的措施和方法提供思想原则和方向,这些就是教育学对实践的指导功能的体现,也是教育学的应用性的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讲,教育学只给实践提供参照体系,而不是提供操作体系。因此,不应教育对教育学抱有不实际的想法:以为教育学是一台计算机,里面装有一套做好一切教育工作的程序软件,或者以为教育学像一台“傻瓜”照相机,学了它教育工作就变得易如反掌。一些初学者对教育学非常容易产生这类误解。

总之,教育学指导实践的功能是从思想上武装实践者,它需要的是实践者在教育学理论、原则指导下,自主地、创造性地思考和寻找方法和措施,以解决自己面临的实际教育问题。理论只对喜欢理性思考的人才能显示出魅力,而心思浮躁的人体会到这种魅力的机缘就很少了。

第二节 教育学的发展历史

一、古代:教育学的萌芽

古代社会是教育学的萌芽时期。这个时期无论中国还是外国,都有一批教育家和教育思想家,他们把自己对教育现象的认识写成著作,成为古代时期的教育学。

孔子(前551~前479)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教育家,他生活在我国春秋末期,从事教育工作达40年之久。他的历史贡献主要有三点:第一是删订六经作为课程和教材。六经经过秦楚两把火,使《乐经》失传,剩下的《诗经》、《尚书经》、《礼经》、《易经》和《春秋经》,称五经,是我国古代时期学校教育的基本教材;第二是创办私人办学制度,即私学,推动了教育的发展;

第三是建立儒家学派，创立了儒家学派教育传统。孔子的主要著作是《论语》，但并不是他本人写的，而是他平时讲的话，由他的学生记录整理出来的。《论语》中孔子讲的话不限于教育方面，也有政治、伦理、哲学方面的内容，但是教育方面的内容居多，因此，是教育学方面的珍贵典籍。在《论语》中，诸如“有教无类”、“见贤思齐”、“学不厌而教不倦”、“温故而知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等等，已经成为非常有名的教育格言。

《大学》和《学记》是我国先秦时代另外两部儒家教育学著作。这两部著作都是《礼记》中的作品，《大学》是一部讲大学教育方面的专著，《学记》则是一部系统地阐述古代教育和教学的专著，在我国教育学的发展史上，这是两部影响最久远的教育专著。

除上述教育学的著作外，我国古代还有许多比较有名的教育家，他们也留下了丰富的教育学方面的著述。例如：先秦时代墨翟的《墨子》、孟轲的《孟子》、荀况的《荀子》；汉代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唐代韩愈的《师说》；北朝时期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宋代朱熹的《朱子语类》；明代王守仁的《王文成公全书》；清代颜元的《存学篇》等等。这些著作构成了我国特有的教育学思想传统，是非常值得珍重、发掘的。

外国古代时期的教育学著述也很丰富。古代希腊的教育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留下了许多教育思想遗产。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斯多德的《政治学》是研究古代希腊教育学思想的最重要的典籍。古代罗马的教育家昆体良的《演说家的教育》是西方古代教育学专著。文艺复兴晚期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特别值得一提，在这本书中夸美纽斯总结了欧洲文艺复兴以来教育改革和实践的经验，提出了“泛智教育”主张，系统地阐述了班级授课制度，并总结出一系列教育原则和规则，为教育学成为独立的学科奠定了基础。

总体说来，古代时期教育学尚处在萌芽阶段，它的发展有以下特点：第一，教育学还没有形成独立学科，大多数教育家的教育思想与他们的政治学、伦理学、哲学、文学思想是融合在一起的。第二，中国古代教育家思想多强调人伦关系，直觉经验色彩很深；外国古代教育家思想多强调遵循自然，思辨性和形而上学色彩很浓。中外古代的教育学都是前科学性的学术研究。第三，无论中国还是外国，古代教育家的教育学思想都对实践产生了极大影响，它们构成了各个国家教育历史传统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成功的教育学也必定体现出对本国教育学思想传统的成功的继承。

二、近代：教育学的形成

从资产阶级启蒙运动时起，到 19 世纪中叶欧洲工业革命完成止，是教育学的形成阶段。在这个阶段中由于自然科学领域产生了伽利略和牛顿的实验科

学,极大地推动了科学研究领域的分化发展,并使科学走出前科学发展阶段。在教育研究领域,教育的经验研究(相对思辨研究)和实验研究也发展起来。英国的经验论哲学家洛克写作了《教育漫话》,法国启蒙教育家卢梭写作了《爱弥尔》,这两部著作都是基于观察基础上的教育学著作。19世纪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齐写作了《林哈德与葛笃德》,德国教育家赫尔巴特写作了《普通教育学》,则是基于观察和实验基础上的教育学著作。其中赫尔巴特的《普通教育学》被认为是教育学成为独立学科的代表作。在他之前的教育学著作,大多是以对话、语录、随笔或文学作品形式表达教育思想的,《普通教育学》则是以严整的理论著作形式阐述教育思想的。赫尔巴特等人学术研究的成功及其著作的发表,标志教育学作为一门学科,在这个时期已经形成。

三、现代:教育学的科学化

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50年代,是教育学的科学化探索时期。

赫尔巴特教育学经过赫尔巴特弟子们的发展,在20世纪初,曾经成为最有影响的教育学理论,但其科学基础并不是可靠的,例如:他的心理学基础是思辨的“统觉”心理学,这种心理学到19世纪末,已被新崛起的实验心理学和儿童心理学所代替;他的教学理论则受机械论影响很重,后来被称为传统派教育学,并受到新的教育学流派的批评。

随着对赫尔巴特教育学思想批评的开展,人们进入为教育学的科学化而努力的阶段。在此过程中有四大事件是非常重要的:一是1879年以后,实验心理研究方向的形成,它推动了教育学的科学化运动;二是儿童心理学与教育心理研究的兴起,它们曾是教育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三是教育研究开始大量地使用统计、测量和实验的方法,为教育学科学化提供了可能;四是新的教育实验研究开展起来了,一些研究者把这视为教育学科学化的关键性的一步。在教育科学化的过程中实验教育学派和新教育学派做出了很大贡献。实验教育学派主要人物是德国的梅伊曼、拉伊和美国的霍尔、桑代克等。实验教育学派反对过去那种靠主观臆断、思辨、玄想和个别事实构造教育学;主张通过实验、观察、调查和统计测量的方法搜集事实材料,发现教育活动规律,构造科学的教育学,以此给教育工作提供科学依据,指导实践活动。这些主张体现了现代科学研究的原则,对教育研究方法科学化起到了推动作用。新教育学派的主要人物是意大利的蒙台梭利和美国的杜威。新教育学派主张尊重儿童、研究儿童,让儿童在活动和实践中生动活泼地学习,并把学生的课程与社会生活需要密切结合起来,这些主张推动了教育思想的现代化。因此,尽管实验教育学派和新教育学派都有严重的历史局限性,但它们在推动教育学思想的现代化和研究方法的科学化方面的意义是不能否定的。

在教育学的科学化发展过程中,一批试图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学观点

为基础的研究者，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中写出一批具有革命意义的教育学著作，例如前苏联克鲁普斯卡娅的《教育文选》、加里宁的《论共产主义教育》、马卡连柯的《教育诗篇》、凯洛夫的《教育学》等等，都是这样性质的教育学著作，这些著作在前苏联和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及中国流传很广泛，尤其是凯洛夫的《教育学》，这本书一度被奉为我国惟一科学的教育学。以马克思主义观点为基础的教育学研究，开辟了教育学科学化的新途径。

在现代教育学科学化过程中，我国教育界的前辈陶行知、晏阳初、廖世承、俞子夷、陈鹤琴、杨贤江等人作出了杰出贡献。陶行知、晏阳初主要从事社会教育，廖世承从事中学教育，俞子夷从事小学教育，陈鹤琴从事幼儿教育，他们所取得的成就得到国内、外的承认，近些年来他们的教育文集得到重新出版。杨贤江在30年代就出版了一本以马克思主义观点为基础的《新教育大纲》，实在是难能可贵，他是我国教育界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教育学理论的先行者。

四、当代：教育学走向成熟

50年代以后，教育学又获得高度分化发展。教育学的部类分化，如出现了高等教育学、中等教育学、小学教育学、幼儿教育学、成人教育学、职业教育学、特殊教育学等等；教育学构成部分的分化，如出现了教育哲学、教育原理、教育管理学、教育行政学、课程论、教学论、德育论、教师学、考试学、语文教育学、数学教育学、外语教育学、物理教育学、化学教育学等等；出现一批交叉学科，如教育经济学、教育人类学、教育社会学、教育文化学、教育技术学等等；还有一些新学科正在出现，如情感教育学、人格教育学、个性教育学、教育人学等等。

面对教育学这种分化发展，人们也产生了教育学是否有必要继续存在的疑问，对此人们深入地进行了讨论，结果基本上趋于肯定，如法国的贝斯特认为：

一方面“一般教育学”现在已成为教育哲学、教育社会学或教育社会心理学；而另一方面“专门教育学”已经成为教学法。除此之外，教育社会学、教育史和认知心理学已经把它们建成具有自主性的科学领域。……“教育学”这一术语境况如何？我们是否把它遗忘了？它是否已经变得毫无用处了？显然没有，因为在我们把已经提到的整个科学领域汇总起来时，我们仍需要一个一般术语。我们仍需要一门包罗万象的学问，这门学问要能清楚地解释并改进教育所要求的决策和行为。因为我们只在十分现实的教育情景中，尤其是学校情况中才能对教育现象进行研究。因此，对我们来说，为了展示与学校或课堂现实情景的这种非常特殊的联系，“教育学”这一术语，似乎是必不